

布谷鸟鸣叫的时候

■班琳丽



又见新绿

■陶 铭

我喜欢说故事

口述实录·时光留声机

戴东高原的春天来得特别早，春节过后的第一天早操，长跑穿越营区那片苹果林，我隐约感觉到脚底的冻土，竟不知何时开始疏松潮湿起来。

早操后打扫室内卫生，不经意一抬头，欣然发现，一支柳条已经将几粒绽放着鹅黄色的新绿嫩芽送到了窗前。

老兵都说，这是一个罕见的暖冬——既没有黄沙漫漫呼啸凛冽的刺骨北风，也没有漫天席地飞扬的玉屑碎雪。绝大部分时间，都是关公一般红脸笑露的太阳公公值班，雅鲁藏布江对面，远山向阳的皑皑积雪也正一点一点褪去，露出或苍黄或嫩青的生命底色。在西藏的数九寒天里，大白天听到营院那条窄窄的“护连河”潺潺的流水声，好似耳畔母亲的轻轻叮嘱。

去年报名参加军训，同班同学去了北回归线以南的驻港部队，我却来到雪域“生命禁区”。刚走出贡嘎机场，极目四望，除了一抹空灵流动的湛蓝，满地悲凉凄冷的苍黄，粗犷的砂砾地上，还纷纷飘落着落叶……相比故乡四川盆地终年四季美玉般的温润和碧绿，迷惘失落油然而生。就在那时，当与一队长整装备发前往候机厅，浑身上下弥散着阳光色的退伍老兵擦肩而过时，我们懵懂稚嫩的眼神和老兵百感交集的目光碰撞的一瞬间，我顿时忍不住热泪盈眶……

曾几何时，在一辆西藏边防的军车上，一位退伍战士突然要求下车。下车后，他直奔路边，抱着一棵挂满零星绿叶的大树嚎啕大哭——这是他军旅生涯中看到的唯一自然绿色……故事已经尘封久远，我的新训排长则带给我一个新近的故事：去年，他随兵到成都，也许是在荒凉孤寂的地方待得太久了，反差太大，一位刚走上天桥的退伍老兵，望着霓虹灯下车水马龙的大都市快节奏，竟然猛地晕倒在地……

几个月艰苦紧张的新训生活，逐渐褪去了我“00后”的稚嫩和娇气。当军容镜中，我与生俱来白皙的脸颊上，开始隐约弥漫飞扬着两抹迷人可爱的“高原红”，我逐渐学会了独立和坚强。一次，我无意间在班长的留言册上发现了一段话，那是一名广东籍老兵退伍前留下的：我从后悔来到西藏——作为高原边防一枚平凡的绿叶，我把自己最美的青春年华雕刻在了这里……一旁塑封的照片上，卸下军衔帽徽的他，伫立在黄叶纷飞的营区主干道上，依旧虎气十足，只是那双笑意盎然的眼中，依稀闪烁着泪花……但凡挥洒过汗水与泪水，释放过青春与欢笑的每处角落和每个细节，都会令我们无比珍惜和毕生难忘……

今年戴东高原的春天来得特别早。正月的暖阳下，春风不知何时已绿了营区的垂柳，也让桃树枝头撒满绿豆大小的花苞。走在营区大道上，我总想把脚步放慢又慢又轻，稚嫩懵懂的目光也变得深邃起来。我知道，在以后的当兵岁月中，我会渐渐长大成熟……

（作者系驻藏某部列兵 黄自宏整理）
插图 朱凡



激流

■曹慧民

大江东去，悠远的川江号子，从极目处传来，一声高，一声低……

穿过历史的三峡，“中国号”巨轮驶入新的水城。站在今天的方位上，那纤夫坚韧跋涉的身影，应是最早、最写实的中国故事的水墨画，是最浓缩、最激荡的奋斗精神的演变史。

在两会胜利召开的这个春天，我们奉读者的是这样的文学版图：在历史的河床上，我们这样走过！勒进在崖石上的深深纤痕，呈现了生活的纵向流程，“抗育——！抗育——！”的号子里，传达出新时代所需的精神气质。

长河之上，田野又是一片盎然。女作家班琳丽以细腻的生活观察和精当提取，用近似风俗画的笔触讲述：军人值得全社会的尊崇，乃因为他们担当着时代风气的先锋；而在冰雪初融的高原，一个列兵打开心扉，仿佛一枝独秀，向我们报告边关春的消息。

“我们阅读小说，其实更多时候，并不是为了欣赏作者的趣味，抑或结构的优雅，更不是为了语言的精到，或者思想的崇高，而完全是另外一种东西：那就是它们提供的神话共鸣、它们的原型魅力。”

曾记否，风雪夜，我们读书……而今，风和日丽，我们读时代激流下，那人，那奋斗的风流！

插图 朱凡

名家讲述

生活远比小说神奇

探亲假批下来，士官刘国豪先把消息告诉了“发小”马大力。“太好了，‘榨车’呢，只差你了。”

“榨车？”刘国豪忍不住心生好奇，这个词太惊人了。

“回了你就知道了。”马大力回应。刘国豪忙着抢票，也就没一究到底。

腊月二十三，农村家家户户祭灶、扫尘、送灶王的日子，刘国豪下午到家，刚下高铁，马大力电话就打了进来。他一边随着人群往外走，一边感叹家乡小城惊人的变化，四周鳞次栉比的楼盘时时压过来的陌生感，让他不敢相信，他已回到了故乡。

“国豪，这里！”刘国豪循声望去，一下惊呆了，就见路边十多辆一字排开，全打着车队的闪光灯，车门边站立的同学笑着向他招手。

刘国豪上了马大力的车，还是实话实说：“太招摇了。”

“你是谁，军人，新时代最可爱的人，当然得隆重啊。”

车跑起来，马大力话匣也拉开了：“咱们同学二十三个，去年两个买车的，今年十多个。”

“现在农村，没车说明你没能力讨老婆。想讨老婆，先要买车。”说着，示意刘国豪看着车头墙上的喷绘广告。

“呵，是嫁人还是嫁车？”刘国豪轻蔑地一笑。“嫁有车的人呗。”马大力一副习以为常的口气。“你选的‘榨车’跟这有什么关系？”“是啊，你提车了，我给你贺，我提车了，你给我贺，一块玩玩，图个乐儿。”这下刘国豪明白，为什么电话里，父亲一再跟他提到买车。

“榨车”活动安排在小镇最好的酒楼。当晚这一桌，原本为李五湖“榨车”，刘国豪在，“榨”的目标渐渐只在他一个人身上。同学们轮番敬酒，他都一概拒绝：“部队下了最严禁酒令，即便探亲，我也习惯了滴酒不沾，请大家多多原谅啊。”

腊月二十六，眼看就是年了，马大力电话追来：“中午老地方，不见不散！”刘国豪老实说：“回来几天了，我还没跟爹妈好好说上几句话。”马大力说：“怎么，又没让你喝，陪着你就不陪了？”

此时，庄上这里哪里已经响起鞭炮声。听到他醒了，父母一块来到床前。母亲说了两句话出去了，灶膛还燃着火。父亲在床边坐下来，点起一根烟说：“这年头，你怕也看到了，家家门前停着车，早几天你二姑来，要给你介绍对象，人家女方开口问有楼有车吗？这样，咱爷俩合计合计，楼缓缓盖，把车先买回来，趁你探亲在家，把对象定下来。”

“哪来的钱？”刘国豪留意父亲常

年在工地上搬砖和泥的双手，指关节粗大，严重变形，有几个指头还缠着创可贴，他心上一抖，眼睛湿了，忙背过脸看别处。

“先借着，不怕，以后慢慢还。”“彩礼多少钱？”父亲竖起两个指头，刘国豪心上一惊。父亲闷闷地抽着烟，回了句：“这会儿都这样，怨不得。”

“唉！”刘国豪忍不住轻叹一声。这几天，酒桌上的话题也是这车和天价彩礼。

“爹，我想好了，车咱不买，天价彩礼咱也不送。正气咱跟，邪气还真不能跟。”

“这哪成？”父亲急了：“亲事是小事，拖不得。”刘国豪口气坚定地说：“这样的亲事，我宁愿不要。”嘴上这样说，心里还是生出无限苦闷。他想部队了，还是部队上好，战友在一块，清清爽爽，训练、学习，心里装的都是家国事、正能量，感觉那样的青春才是青年人不可辜负的啊！

父亲起身离开了。刘国豪猜得出，那是急于将他的话说给母亲听。爹妈为他着急，他理解，但他不想屈服。他拿起手机，跟探亲在家的战友黄鸿飞打电话。不想，黄鸿飞正经历着和他一样的苦恼。“要不，咱们想点招儿，做些扭转风气的努力？”刘国豪提议。

黄鸿飞马上响应，两人便筹划起来：读书会，篮球赛，相亲会……最后，刘国豪拍板：“就办一台‘村晚’吧，几个庄子合办，至于人员和节目，可以让各村的年轻人把咱部队那些现成的节目拿来演。”

“好啊！”黄鸿飞兴奋起来，“说不定把‘村晚’办成了相亲会，对象问题也解决了呢。”“不管那么多，做就是了。现在看，想要什么样的生活，得靠自己攥紧命运的缰绳。”

刘国豪抖擞一下精神，跟爹妈招呼一声，快步去了镇上。迎着冬日的阳光，和田野里麦苗散发出来的青甜，他军人的步伐越迈越有力。

今天为赵庄的赵四海“榨车”，人员到齐，又是你推我挡一番轰炸。刘



作家简介

班琳丽 70后诗人、作家
笔名班若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。出版部长篇小说和诗集，发表中短篇小说20篇，获首届浩然文学奖、首届《奔流》文学奖、《中国作家》文学奖，小说《痴》《老伴》入选高等教育文学类文本阅读题库。

中原大地一日日润起来，依稀听得布谷催耕的鸣叫。

据说，这台“村晚”促成了九对男女青年恋爱。他们拒绝天价彩礼，只为真爱走到一起，这其中，就包括刘国豪和周海樱。

来。要是硬心痒不过，也只是用手去小心翼翼地抚摸抚摸。

那年春初，姐姐嫁给了常和我爸爸他们一道拉纤的年轻壮实的纤夫。出嫁的前一天，我看见她在崩洪滩隆起巨石的拐弯处，坐了许久很久。一双被江风刮得皱巴巴的手，拿着一卷薄薄的绸绢，小心翼翼地抚摸着那一道道一道道纤痕。

大学毕业那年，我乘车直抵最近的资水江畔。下车后，便匆匆地寻声赶去。满江里大大小小的船只，都已经改了旧时容颜：船上没有了桅杆，不见了帆船，全是一色由马达带动螺旋桨的机器船。我那拉纤的姐夫会不会失业了？我遐想着，不知不觉地踏上了一条沿江的小路。要不是被一阵阵儿儿的哄闹声惊醒，我还真不知会“梦”游到哪里去了。

“那是我爸爸和爷爷他们雕出来的！”

“羞！羞！是我爸爸和外公他们雕出来的！不信？不信去问我妈妈。”于是，爷儿们便一哄而散了。

原来，我已走在了一处和崩洪滩相似的江峡中，刚才那群爷儿们，就是争论这滩头拐弯处的纤痕。他们不知这纤痕是被纤绳勒出来的，竟以为是父辈们雕出来的！

的确，这不正是力与美的雕塑！

这记录着资水江畔一代又一代纤夫艰辛生活的纤痕哟！我身不由己地蹲下，小心翼翼地用手抚摸，抚摸……

插图 朱凡

耳畔经典

聆听中国故事

纤痕

■廖静仁

我的家，坐落在资水中游北岸，傍江极近。一条窄窄的纤道，就在门前的阶沿下，随江水向两端蜿蜒。

我们常在纤道上捡石子玩，把那石子一颗一颗扔进江水面。数姐姐玩得认真，她每扔一颗，都要骄傲地咋呼一声：“扔掉一颗纤绊脚石！”那神情，像很值得炫耀。

我们还捡那些纤夫们遗弃的、被石子磨得破烂不堪了的草鞋。那草鞋大多是纤夫们从益阳买来的。当时，我还不太懂事，更不懂得纤夫们的艰辛，总以为是编织的草鞋质量不高。而姐姐却说：“纤夫们的脚板那么重，能不烂吗？”我们把那些拾到的草鞋，用一根长长的绳子串起，一路拖着玩。倘是我们哪一回拾得多了，就学着爸爸他们拉纤的样，一步一“抗育”地两手爬着地走。每当我们弓着腰拖草鞋时，妈妈看了，就会摇着头轻轻地叹息。她叹息什么呢？我想姐姐是一定知道的，可她没说。

当然，我们玩得最严肃的，还是用手小心翼翼地抚摸纤痕。

那是我们屋下侧约五百米远的纤道拐弯处。那儿的纤道，被隆起的巨崖

挤得只能容下一只脚板。湍急的资水，由于崖石的夹挤，显得更加势不可挡。闻名资水两岸的“崩洪滩”，就在这个地方。倘若重载船逆水上滩，须得等伴船才行。长长的资水，像这样的大滩有好几处，所以在一般情况下，帆船总是三五结伴而行。要是有船从下游来，老远老远就能听到纤夫们那如歌的号子声。

我姐姐的耳朵最灵，每次都比我们最先听见。“快去哟！快去哟！”她那极好的声音一响起，我和邻家的爷儿们，都会一阵风跑往崩洪滩。

纤夫们正紧绷着脸，喘动着嘴角，那被太阳晒得黑而发着乌光的胳膊以及脊背，仿佛变了形一般，显得崎

岖。一双双铁铮铮的肢掌，紧扣着路面，像要把那路面扣进去似的。他们的腰板起初弓着，而后又拼命地向前伸直。由于抓爬那能够牵引向前的什么东西，手指甲裂开了，指头溢出了鲜血。看到这情景，我们都呆住了。

姐姐在发怒，朝我们吼着：“还发么子鬼呆呵，没良心的东西！”话音未落，她已进入了纤夫们的行列。我才省悟，便毫不犹豫地帮母亲早就准备好的，用粗白布一层粘着一层，针线儿扎得密而又密的纤搭肩，迅速地背在肩膀上。那纤搭肩的尾首处扣着一个麻竹结，拉纤的时候，只要把那麻竹结往纤绳上一反，便锁得紧紧的。拉

呀！拉呀！只有这个时候，我们才真正地感到了生活的严峻。

拉过了这一程，便到了屋脚下。纤夫们胡乱地用衣袖或是衣襟擦把汗，就朝我们家里走去。姐姐早已将凉茶准备好了，海碗一海碗地盛着，妈妈则在灶房里忙着煮饭、炒菜。就在纤夫们吃饭的这段时间，我们这些爷儿便围到了崩洪滩的纤痕旁看“稀奇”，有些爷儿总爱拣石块砸那纤痕玩，被我姐姐知道了，便赶了来：“谁要你们砸的？真不懂事！大人们要从这纤痕中分辨出过了多少趟上水船呢！”那时，她说的话，我们都当大实话。纤痕在我们的感觉里，渐渐地神圣起



长征

第4138期